

去寻找下一个洞口。仿佛那一下锥心的疼,不过是海跟他开的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。

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时,风灯便点起来了。昏黄的一团光,只能照亮脚下圆圈几步的浑浊水面和泥地。这时的瘦哥,便成了一个提着星星行走的人。灯光晕染开,他的影子在泥地上拖得老长,晃晃悠悠,像个喝醉的巨人。光吸引来许多小飞虫,绕着玻璃罩子扑腾,也照亮了那些夜里更活跃的蟹的眼。它们的眼睛在光里闪着幽微的、宝石般的光点,绿的,黄的,傻愣愣地朝着亮处来,便更容易成了篓中之物。

我问他,这黑灯瞎火的,怎看得清?他抹了把脸上的水珠,说:“用不着看真。耳朵听脚板踩,手心会告诉你。”他说,每个蟹洞的走向、深浅都不一样,有的直统统下去,有的七拐八绕;有的洞壁湿滑,是刚打的,有的洞壁干硬,是老窝。手探进去,感觉那股阴凉气,感觉那微微的震动,就知道主人不在家,是睡着了还是正准备出来跟你拼命。“就跟老熟人似的”。他嘿嘿一笑,“它喘什么气,我都知到。”

潮水开始悄悄地往回爬了,凉意也一层层浸上来。瘦哥直起腰,捶了捶后背,篓子里已是沉甸甸的一团窸窣乱响。他熄了风灯,天地间顿时只剩下无边的黑,和远处村落里两三粒针尖似的灯火。海潮声这时才清晰地涌进耳朵里,“哗——哗——”,缓慢而有力,像个巨人正在沉睡中翻身。

回去的路上,我们一前一后踩着来时的脚印。他的步子比来时更稳,更慢,仿佛肩头不止扛着一篓蟹,还扛着这沉甸甸的、咸腥的夜晚。竹篓的缝隙里,偶尔透出一点蟹壳摩擦的沙沙声,那是这寂静里唯一的、活着的响动。

明代才子解缙的嵌“雪”联,则尽显少年聪慧。相传解缙幼时家贫,除夕之日无钱买联,便挥笔写下:“门对千竿竹短无,家藏万卷书长有。”上联暗嵌雪意——冬日竹梢覆雪,看似“短无”,实则雪压竹弯的灵动;下联以“书长有”对“竹短无”,以精神富足对物质清贫,意境高远。地主见上联讥讽自家竹林,怒砍竹子,解缙随即在联尾各添一字,改为“门对千竿竹短无,家藏万卷书长有”(原联为“门对千竿竹,家藏万卷书”,砍竹后添字),雪后无竹却留雪痕,更显联中深意,既怼了地主,又彰显了文人风骨,成为楹联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最近盛名的嵌“雪”联,当属清代名士纪晓岚与乾隆皇帝的应答之作。相传冬日大雪,乾隆帝邀纪晓岚同游御花园,见漫天飞雪,乾隆帝出上联:“雪花飞六出,上三点,下三点。”此联妙在拆字,“雪”字繁体作“雪”,上为“雨”(三点),下为“彗”(三点),且“六出”既指雪花六角形,又暗合笔画数,堪称绝对。纪晓岚略一沉吟,对曰:“梅花绽五瓣,内五丝,外五丝。”以梅花对雪花,“五瓣”对“六出”,拆“梅”字内外纹理呼应拆“雪”字笔画,既工整贴切,又勾勒出“雪映寒梅”的冬日盛景,君臣唱和的雅趣至今传为佳话。

明代才子解缙的嵌“雪”联,则尽显少年聪慧。相传解缙幼时家贫,除夕之日无钱买联,便挥笔写下:

“门对千竿竹短无,家藏万卷书长有。”上联暗嵌雪意——冬日竹梢覆雪,看似“短无”,实则雪压竹弯的灵动;下联以“书长有”对“竹短无”,以精神富足对物质清贫,意境高远。地主见上联讥讽自家竹林,怒砍竹子,解缙随即在联尾各添一字,改为“门对千竿竹短无,家藏万卷书长有”(原联为“门对千竿竹,家藏万卷书”,砍竹后添字),雪后无竹却留雪痕,更显联中深意,既怼了地主,又彰显了文人风骨,成为楹联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还有副流传甚广的嵌“雪”

联。联中虽未直接写雪,却以“放鹤”“三岛客”暗喻雪后仙境,“四时花”则以梅花映雪点睛,对仗工整,意境超脱。友人赞曰:“联中无雪,却处处是雪境。”袁枚笑答:“雪为灵物,藏于意境方显妙处。”这番对话,恰道出嵌“雪”联的至高境界——不滞于形,而融于神。

民间流传的嵌“雪”联则更接地气,充满生活趣味。有一副农家春联:“瑞雪兆丰年,红梅报新春。”以“瑞雪”对“红梅”,“兆丰年”对“报新春”,直白质朴却饱含期盼,雪的吉祥寓意与新春的喜庆氛围完美融合。还有一副戏台联:“白雪阳春传雅曲,高山流水觅知音。”以“白雪阳春”代指高雅乐曲,嵌“雪”字于联首,既贴合冬日场景,又彰显艺术追求,对仗巧妙,意蕴深远。

赏读这些嵌“雪”联,不难发现其独特魅力:一是意象精妙,或以雪喻景,或借雪抒情,或用雪表意,寥寥数字便勾勒出鲜活画面;二是对仗严谨,词性相对、平仄相合,如“雪”对“梅”“风”“雨”等意象,动词、名词精准对应,尽显汉语言文字的韵律之美;三是意境深远,或藏文人风骨,或含生活智慧,或寄美好期盼,让雪景超越自然景观,成为文化载体。

清代江南才子袁枚在随园所题嵌“雪”联:“放鹤去寻三岛客,任人来看四时花。”背后藏着一段雅事。冬日大雪,袁枚邀友人游园,见寒梅傲雪,仙鹤翩跹,遂挥笔题

2026年1月13日 星期二
值班主任:王霞 主编:吴宗绩 美编:王诗波 校对:何石竹
网上新闻: http://www.danzhou.gov.cn

今日儋州

那个秋日的清晨,我是被满院的咸腥唤醒的。

推开门,院子里横着七八根竹竿,上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银亮的东西,在晨光里泛着湿漉漉的光。母亲正弯腰从大木盆里往外捞鱼,手指深深陷进鱼鳃,手腕一扬,鱼在空中划出一道短促的弧,“啪”的一声摔在青石板上。那声音闷闷的,带着海最后的重量。

鱼是从三十里外的渔港运来的。母亲说,挑鱼要眼尖——太肥的,油多,晒不透,容易哈喇;太瘦的,干了只剩一把刺。要选那些中等个儿的鲅鱼,脊背青黑,肚皮银白,眼睛还蒙着一层海雾的。这样的鱼晒出来,肉紧,味正,能嚼出风浪的形状。

打鳞是个细致的活儿。母亲坐在矮凳上,膝头铺着麻布,左手捏住鱼尾,右手逆着鳞片的方向,“唰”的一声。那声音干脆利落,像撕开一层银箔。鱼鳞并不四散,而是整片整片地卷起来,蜷在布上,亮晶晶的,像无数个月亮的碎片。然后是开膛。剪刀从鱼腹轻轻深入,向上挑开,一股更浓的腥味涌出来,混合着海草和内脏特有的气息。母亲的手指探进去,一掏,一捋,那些暗红的、粉白的内脏便滑落在陶钵里——那是猫一冬的盛宴。

洗净的鱼要用盐腌。粗海盐在母亲掌心搓得沙沙响,像远岸的潮音。盐粒钻进鱼肉纤维的每个缝隙,把最后的海水逼出来。盐不能太多,咸得发苦;也不能太少,留不住时光。这分寸全在母亲手掌的温度里——那是海边的女人代代相传的秘语。

腌好的鱼要剖开。鱼身摊平,露出脊椎两侧深红的肉。母亲用竹签撑开鱼腹,让每一丝纹理都朝向太阳。然后,鱼被挂在竹篙上,像晾晒一封封来自深海的信。

晒场静下来了。只剩下风,和时间。

头两天,鱼还滴着水,地上湿了一小片。是鱼的眼泪么?还是它身体里最后的潮汐?第三天,水分被阳光抽走,鱼皮开始发紧,泛出淡淡的金黄。这时苍蝇最是猖狂,母亲就坐在檐下,手里摇着蒲扇,影子短短地偎在脚边。

第七天,鱼彻底干了。举起来对着光,能看見鱼肉变成半透明的琥珀色,肌理分明如木纹。凑近了闻,海的腥气褪去,沉淀出一种更醇厚、更复杂的香——那是阳光、盐和风共同发酵的味道,是陆地储存的海洋。

黄昏收鱼时,母亲的手拂过一排排鱼干,像抚摸过一排排琴键。干燥的鱼身相碰,发出“喀啦喀啦”的脆响,比晒之前轻了一半的重量。它们曾经在暗涌里穿梭,如今静静地躺在陶盆里,等待着某个雪夜,在温水里重新舒展身体,把浓缩的海洋还给一锅沸腾的白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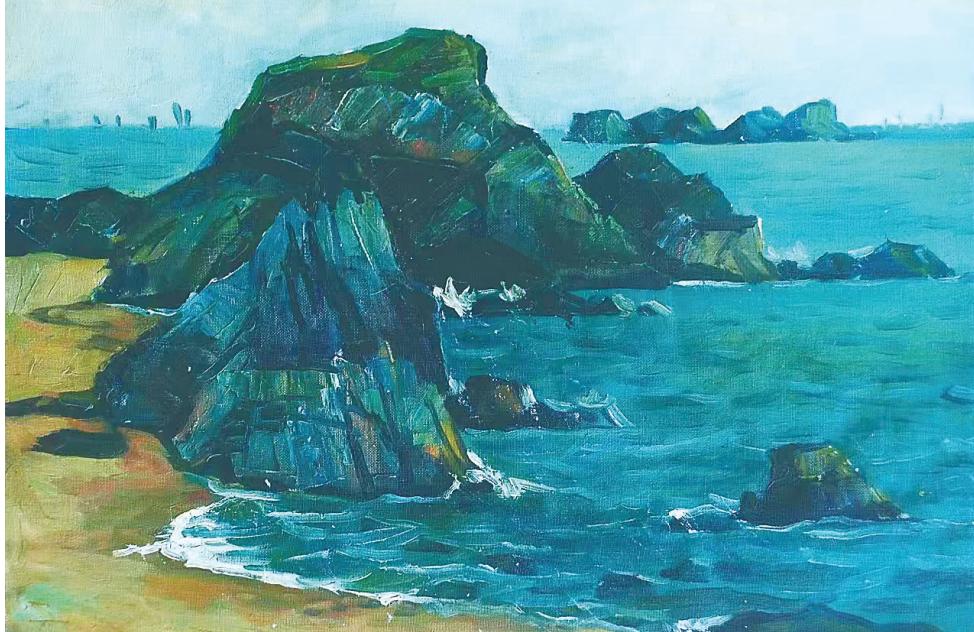
夜晚躺在床上,那股咸腥还粘在鼻腔深处。恍惚间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条鱼,被岁月剖开、腌制,挂在时间的竹篙上晾晒。所有的鲜润都在蒸发,所有的澎湃都在风干——最后剩下的,不过是脊梁里那根不肯弯曲的刺,和一身能被长久保存的、淡淡的咸。

海礁

海礁

油墨

王国钦



(接上期)这位海島赤子、儋州人杰,于公元1996年初在他的家乡儋州市病故,英灵荣归故里,安葬于白马井镇将军陵园,得到海南人民和儋州百姓的世代敬仰!

一、琼纵台湾籍报务队长陈水航

海南全岛已于1950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宣告解放啦!尽管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晚了整整半年多,但海疆岛屿蓬勃欲出的一轮红日,却显得格外灿烂,愈发夺目,映照在整个南中国海、北部湾和琼州海峡上。

在琼崖纵队里的一些朝鲜族与

台湾籍士兵,都是从占领海南的日

军部队反正过来的战士,他们都是

为了民族的尊严与民族的解放,毅然决然

临阵倒戈,投身于海南的抗日战争与

解放战争之中。现在海南迎来了解放,

岛上一片阳光明媚,这也引发了朝

族与台湾籍士兵幽幽乡愁。他

们在欢欣鼓舞之余,也催生了深藏在

骨子里的思乡之情。詹汉行与陈月

娥时常看到陈水航一个人立在海边,

引颈北望,此时此刻,他是多么急切

地想见到台湾岛上的父老乡亲啊。

在琼崖纵队里的一些朝鲜族士兵,

很快便纷纷集体加入了解放军从东

北一直打到海南的“朝鲜师”。该师

的住地营,天天晚上都传来沉郁悲壮

的歌声。那是一首由张寒晖作词

作曲的抗日名曲《我的家在东北松

花江上》,经朝鲜战士们有意改编,

一直在“朝鲜师”中流行。

我的家在鸭绿江上,

那里有森林煤矿,

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

.....

九一八,九一八,

从那个悲惨的时候;

九一八,九一八,

脱离了我的家乡,

抛弃那无尽的宝藏,

流浪——流浪——

哪年——哪月——

才能回到朝鲜我可爱的家乡

.....

冬日趣赏嵌“雪”联

聂顺荣

回首哟,
回首往事泪欲潸,
泪欲潸!

四百万台胞哟,
四百万台胞同一哭;
痛苦啊同哭,
何时啊何时啊,
何时今日丧台湾.....”

丘逢甲先生留下的这首撼人心魄的爱国诗篇,表达了台湾人民对日本占领者的满腔愤怒,对晚清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割让台湾的悲痛欲绝。台湾籍士兵的歌唱,虽然不如“朝鲜师”人多势众来的那么大,但是催人肺腑怒发冲冠,让壮士扼腕。

詹汉行与陈月娥,见到昔日里曾经朝夕相处的陈水航整天以泪洗面,心事重重,也被深深感动。今天约好晚饭后,一起聊一聊谈谈心,以便化解他心头难以消除的痛楚与块垒。

学生模样的陈水航进来,坐下,局促不安地搓着手,低头不语。詹汉行微笑着,先将自己平时最喜欢的“伏波鞭”递到他手里,安慰他。陈水航的手一碰到鞭柄,即像触电一样“忽”地弹了起来,两行热泪便“扑簌簌”滚落腮帮。陈月娥上前,拍拍他肩膀,又递给他手帕拭干泪水,上前安慰他不必伤感。

“想家了?”詹汉行轻轻地问,不情愿去触碰他神经的疼痛点,以免使他痛彻骨髓。

水航抬头先看看明晃晃的灯泡说:“首长,能不能关了灯,点上煤油灯说话。这样,我更习惯些。”过去在原始热带雨林中,营地里点的都是虚晃晃的小油灯,心里反而总是觉得更踏实、更舒坦、更明亮。

陈月娥马上点着油灯捧过来。她也总是感到,城市里的电灯泡太亮太刺眼,而丛林中那盏晃晃悠悠摇摇曳曳的油灯,更让这些战斗在热带雨林里的战士,觉得心里更敞亮,感觉更温馨一些。

(未完待续)

名花(外一阙)

李盛华

春市奇葩艳,名花入玉瓶。

雅兰生丽质,幽涧独娉婷。

◎更漏子·夜阑珊

夜阑珊,秋冷淡。落月清霜相伴。孤苦久,因乏愁。年华似水流。

婵娟缺,情爱竭。希冀晨晖热烈。黄花绽,彩霞旋。缘君烂漫天。

银杏

波波

银杏又黄了
似满树的金黄的蝴蝶
风过
叶影摇晃
金黄的蝴蝶振翅欲飞
宛如秋天的舞者
裹着金黄的温柔

银杏叶飘过时
缕缕风写着
甜香

孩童追逐落叶

笑声清脆

银杏叶仿若一枚枚精致的邮票

将深秋的诗意从古时寄到今天

每一片金黄的叶片都倾诉着
时光的故事

我站在风里仰头迎落叶

一片银杏飘下盖住几缕光

像时光赠予的金色戒指

我顺着叶脉的纹路

数她裹着的另一层阳光